

十七史商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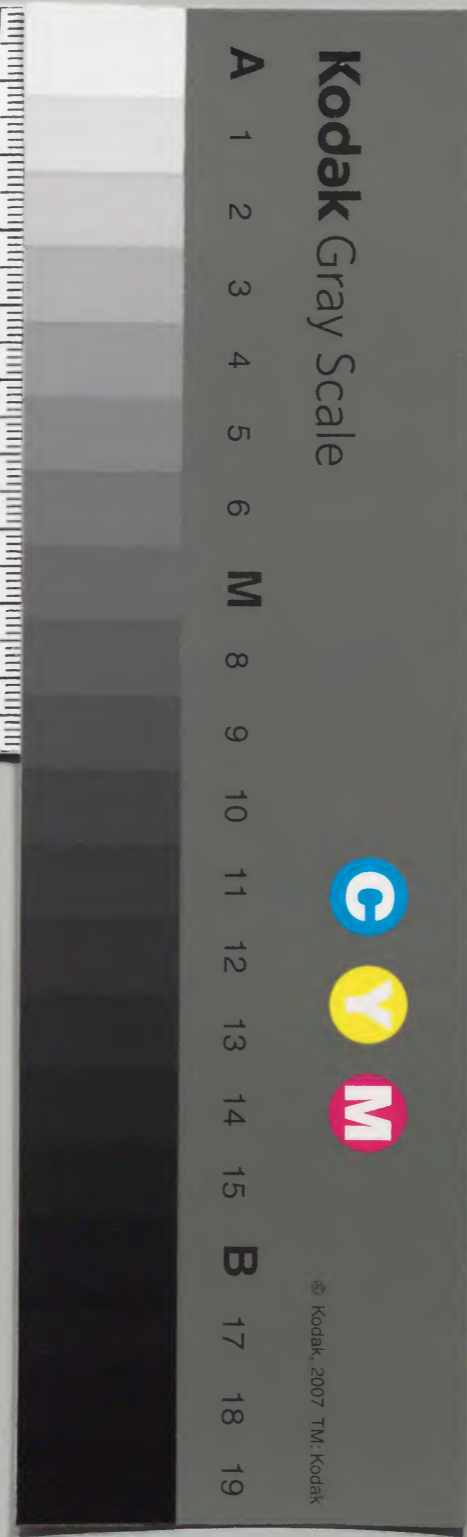
九十五之七

廿三

					漢書門
		五	二	一	
二	九	〇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九	五		漢
函	二		
三	一		書
四	三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13	
冊數	24 ( 23 )	
函號	297	178





十七史商權卷九十五

淺草文庫

東吳王鳴盛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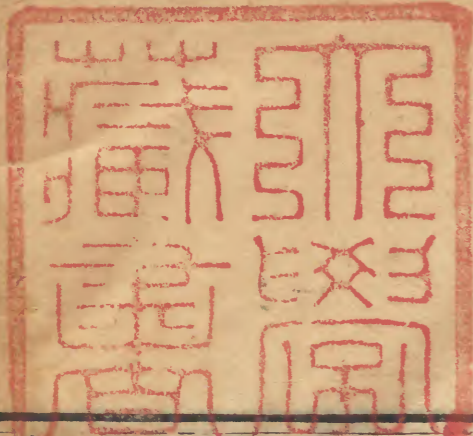
新舊五代史三

家人傳首語自相違

家人傳首敘引極言女色能敗人國與後宦者傳論  
言女色之惑粹而去之之易語自相違

各紀傳冗文宜歸併

梁家人傳太祖之母事敘畢又敘追尊與紀複雜傳  
和凝傳敘晉高祖幸鄴凝慮安從進反請豫為宣敕  
命將以待之與從進傳復又雜傳王晏球傳敘其與





契丹戰事與附錄契丹傳互有詳略歐節字縮句惜  
墨如金偏有此冗文宜歸併一處詳之而於他傳互  
見者則云詳某處吳縝五代史纂誤所摘文復各條  
茲不載

### 骰子

廣王全昱傳有骰子又董昌臨民訟擲骰子以決勝  
負見吳越錢鏐世家案廣韻骰子博陸采具出聲譜  
案其意當爲从骨投省聲說文卷四下骨部本無此  
字新附亦無而温庭筠詩玲瓏骰子拋紅豆入骨相  
思知不知則此物以骨爲之

### 梁諸王互有詳略

歐公梁家人傳與薛史宗室諸王傳互有詳略然太  
祖八子其封號事蹟頗有歐詳而薛史反略者如第  
三子友璋歐敘其初爲壽州團練使直至末帝時爲  
武寧節度使頗備薛史於本傳及末帝紀中皆不載  
今有末帝貞明三年十一月辛丑滎陽鄭義造佛頂  
尊勝陀羅尼石幢記在河南許州龍興寺叅友錢唐  
周天度讓谷知州事搨以寄予記言義爲武寧軍親  
王元從家寄瑕王主當許下武寧親王卽友璋與歐  
合瑕王今山東兗州許下今河南許州主者府主而



武寧徐州軍名義寄家於兗而已身則從友璋於許也蓋友璋本由陳許一鎮徙武寧軍雖徙未赴徐時猶在許義尚從在許故造此幢

博王友文傳未了

博王友文傳敘至友文留守東京之下便止其事未了與前唐愍帝紀末同其下却接庶人友珪者云云當於東京之下添一句云後事在友珪傳庶人友珪宜提行另起

溺涎液斗餘

唐明宗家人秦王從榮傳明宗病溺涎液斗餘通鑑

注薛史作便溺升餘案此見今本舊五代史第四十四卷明宗紀

劉延皓事未了

唐廢帝家人傳廢帝后劉氏之弟延皓事敘至爲天雄軍節度使被張令昭逐走帝但削延皓官爵而已便止此處尙不見延皓下落如何住得薛史則延皓自有傳此下言晉高祖入洛延皓逃匿龍門廣化寺自經歿但不甚吝惜筆墨只須多敘兩句十七字則首尾完具矣前代皆別有外戚傳今附見后傳中又作此不了之語豈意剗削毋乃太簡通鑑考異引唐



實錄以延皓爲劉后姪薛史作弟歐從薛

重貴降表出亾事

薛史於晉少帝紀載其上契丹主降表太煩非體歐改入晉家人高祖皇后李氏傳爲得之且薛史只有帝降表而歐并全載李后降表亦爲可喜契丹國志所載與歐同又歐曰少帝爲出帝於紀末只用契丹滅晉一句結束其出亾以後事亦別見於高祖皇后李氏之下裁翦頗工薛史少帝紀末歷敘出亾以後鯀猥事殊爲失體不如歐史薛史末段言周顯德初人自塞北至者言帝無恙歐用之而添一句云後不

知所終亦覺比薛語氣爲完備

馮后事敘述不明

歐敘出帝后馮氏本重允妻旣不言姓似是宗室而絕不言重允何人重允死而出帝娶之其下突言契丹責帝納叔母讀者疑重允與重貴同行何以稱叔及讀至下文別一篇敘高祖之叔父兄弟子孫方知重允本高祖弟養以爲子故與其諸子之名排行敘事如此太求省筆殊眩人目應於前先揭明

郭崇韜安重誨皆樞密兼節度

樞密使之名始于唐以宦者爲之至宋梁後唐則以



朝臣充之自是遂奪宰相之權而宰相反擁虛名矣

說見容齋三筆第四卷 歐史唐臣郭崇韜傳莊宗即位拜兵部

尚書樞密使滅梁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

使薛史則云莊宗即位加檢校太保守兵部尚書充

樞密使誅梁氏至汴州宰相豆盧革在魏州令崇韜

權行中書事俄拜侍中兼樞密使郊禮畢以崇韜兼

領鎮冀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係加銜歐史刪之差可

不曰守曰充而以拜統之未妥至拜侍中雖已為真

宰相然唐宰相制度已詳第七十四第七十六第八

十一第九十二等卷矣而至此時則其制又變蓋唐

時侍中中書令不輕授而同三品同平章事即為宰

相若五代則又必以兼樞密者方為有相權如豆盧

革輩但有相名耳自當如薛史先言以侍中兼樞密

次及兼鎮為是成德即鎮冀宰相兼節鎮始於唐如

李林甫楊國忠皆然但居京師遙領不赴鎮此莊宗

以寵崇韜也又歐史安重誨傳明宗即位以為左領

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

拜改兵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

令案固辭者辭大將軍也改尚書者由大將軍改也

使如故者樞密使如故也郭崇韜安重誨皆忠於謀



國而誣枉見殺作合傳配搭頗精若論贊中言兩人皆為樞密因專論樞密奪宰相權餘皆不及此論贊之變體惟是薛史重誨傳已殘缺據王溥五代會要所載唐莊宗宰相五人使相三十一人兩處內皆有崇韜此可見遙領者亦為使相矣何也崇韜未嘗出鎮也乃明宗使相三十八人中有重誨以重誨實曾為河中節度也而宰相十人中反無重誨則大不可解豈歐史云加侍中中書令皆失實乎樞密雖有權究非相乎此當闕疑篇首云其父福遷為晉將晉救朱宣福遷戰歿而薛史則云重誨其先本北部豪長

父福遷於河東將兵救兗鄆而沒重誨之父單名福而遷字則連下文讀新史訛舛令人噴飯滿案其所書恐多不可信

三省長官皆宰相而唐偏以同平章事充之後又移其權於翰林學士五代又移其權於樞密使唐宦官之所以擅國者樞密出納王命神策掌握禁軍也五代則鑒其弊樞密以大臣為之改左右神策為侍衛親軍其都指揮使亦以大臣充之官制隨時不同如此

守魏固揚劉自鄆襲汴



崇韜曰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卽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龔汴州八日而滅梁案汴州之州南雍本作用用字佳歐史此段乃梁晉興亾大關曰所敘亦差簡明但薛史載崇韜說莊宗之言則云聞汴人決河自滑今滑縣屬河南衛輝府至鄆今東屬山東泰安府皆在河南岸非舟不能濟又聞精兵盡在段凝麾下段凝時駐守滑州王彥章曰寇鄆境彼旣以大軍臨我南鄙又憑恃決河謂我不能南渡志在收復汝陽本作汝陽以意此汴人之謀也臣謂段凝保據河壩苟欲持我

臣但請留兵守鄴今直隸大名府當魏州保固楊劉見下文陛下親御大軍倍道直指大梁今河南開封府云云此段於情事尤詳析若歐史則未免刪改太多向來史家動稱梁晉夾河之戰此戰蓋相持數年方得滅梁大約東起楊劉西至濬滑沿河皆戰壘也通鑑第二百七十二卷胡三省注楊劉引九域志在鄆州東阿縣極精確其間扼要處爲德勝夾河兩岸皆有城號南城北城見新唐臣符存審王建及二傳又有楊邨有潘張有麻家口新唐臣周德威傳作麻家渡有景店有馬家口有鄒家口有清北驛有王邨有高陵津此皆河津夾寨梁晉戰地胡注亦



不能一一鑿指薛史以決河自滑至鄆一句括之甚  
妙大約諸地名總在此一句中通鑑敘此事作梁主  
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今山東濮州府屬及鄆以  
限唐兵尤明此水乃梁人所稱護駕水也其時莊宗  
以魏爲都故須固守而楊劉則極東河南岸旁所築  
城亦須固守方可從此而南自鄆襲汴也前第八十  
九卷楊劉一條已攷此事今再將諸河津地名攷之  
則當日戰地情形益可見又觀此則自滑至鄆爲決  
河所行之道而經流亦相去不遠今則桑麻遍野一  
望皆成平地曾無涓滴河流試就梁晉事尋之猶可

想其遺跡禹貢錐指除解經再商外其於後世事則  
詳明可取卷首有唐大河圖考之則五代河形亦自  
了然矣

觀第六卷唐明宗紀第四十四卷康延孝傳并崇韜  
傳勸莊宗自鄆襲汴三人所見如一莊宗又果銳梁  
安得不滅若從鄴渡河而來則段凝重兵駐守滑臺  
其勢必來爭戰未便長驅而南故必迂道從楊劉夜  
渡自鄆入汴凝本怯懦持兩端即使覺之亦必觀望  
不前梁若未遽滅則諉言未及覺知故不急赴救梁  
一滅則旋踵降唐矣唐人早已料破定計之妙如此



是以所向無敵

所以必守魏者莊宗爲欲滅梁從太原遷此根本之地隔河對岸卽滑梁重兵在焉故也通鑑一百十九卷宋高祖武皇帝紀永初三年五月帝崩九月魏人入寇奚斤等率步騎二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又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欲伐魏帝策軍勢先言乘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先取碣礮滑臺二城并虎牢洛陽然後下文言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過河卽成擒彼時魏都平城卽今山西大同府尙未遷洛也觀此二條則知南北朝時滑在河南唐沈亞之下賢

文集第三卷魏滑分河錄云元和八年秋水大至滑河南瓠子隄溢將及城居民震駭帥恐出視水迎流西南行欲救其患聞故有分河之事其水嘗導出黎陽傍其功尙可跡於是遣其賓裴引泰請於魏曰河東滑最大自洛以西百流皆集於滑而隄防不固竊以黎陽西南廻壩拒流以生衝激之力誠願決一派於斯幸分其威耳今秋雨連久洛滑以西雄川峻谷暴發之水爭怒以走會河勢日益壯恐一旦城郭無類謹聽命於將軍魏帥許之其將卒吏民請曰滑得水禍於天久矣魏何戚乃許移於已哉帥曰黎陽與



滑俱帝土人有不幸凡見其苦即為舉手寧皆有戚  
 者夫全大以棄細理也且滑壁卒數萬人民不安生  
 未知其賴吾安敢以河鄙咫尺地為惜乎顧桑麻五  
 穀之出不能賑百戶假如水能盡敗黎陽尚不足愛  
 況其無有民何患無土以食因召吏趣籍民地所當  
 奪者盡以他地與之籍奏天子天子嘉其意而可之  
 明年春滑鑿河北黎陽西南役卒萬人間流二十里  
 復會於河其墾田凡七百頃皆歸屬河南夏六月魏  
 使楊茂卿授地按新唐方鎮表肅宗上元元年置滑  
 衛節度使號永平軍治滑州即今河南衛輝府滑縣

號永平軍  
改義成

治滑州即今河南衛輝府滑縣

在黃河之南岸廣德元年置魏博節度使號天  
雄軍即今  
 直隸大名府治元城縣在黃河之北岸今則禾麻徧  
 野廬舍相望撫茲日之桑田何知昔時之滄海乎觀  
 亞之所錄則唐時大勢尚可想像得之南北各書新  
 舊唐書皆無河渠志河事須考而得也趙彥衛雲  
 麓漫鈔第二卷載東京至女真御寨行程云東京四  
 十五里至封丘縣皆望北行四十五里至胙城縣腰  
 頓四十五里至渡河沙店四十五里至滑州館云云  
 彥衛此書當宋光寧間其時河已徙陽武而南汲胙  
 之流已斷滑反在河之北今則視彼時徙而愈南河



塢去滑遠矣當梁晉夾河戰爭時河形大約與唐元和  
 和不異魏滑南北對峙而魏乃晉都滑對岸最近梁  
 人防晉切要處也梁人決河以限晉兵者若是專指  
 大河則彼時之河即奪漯出朝城者是其流必大似  
 無待於決且晉人之渡河而軍者多矣河南之地晉  
 兵充斥但恃經流未足限隔晉兵故予前於八十九  
 卷以為此恐別是小支流蓋多為之阻使不得便耳  
 其如晉人之勇銳竟長驅入汴何哉

晉兵之神速不但以段凝怯懦觀望而已也梁既於  
 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晉兵當晉之自鄆襲

汴也已渡河而南矣而段凝精兵在滑若欲赴救反  
 在決河之北岸曩所恃以限晉兵者今反自限隔通  
 鑑載李嗣源之策云段凝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  
 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眾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  
 至近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又敬翔謂梁主  
 曰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胡三省注  
 云言凝欲還救大梁為決河所限其道回遠此二節  
 敘事情狀如繪

決河為害見於史鑑纍纍不絕書想趙宋橫隴之決  
 尚是朱梁貽禍生民餘毒數百年



史匡翰尙高祖女

歐史史匡翰傳尙晉高祖女是爲魯國長公主薛史則云長公主高祖之妹子得匡翰神道碑拓本朝議郎尙書吏部員外郎知制誥陶穀撰待詔朝散大夫太府卿賜紫金魚袋闡光遠書碑云尙魯國大長公主二史皆省大字然據碑則惟其爲帝之妹故加大字以別之若帝女則但稱長公主矣五代會要第二卷載諸帝女晉高祖長女降楊承祚非匡翰封秦國公主又封梁國長公主非魯國故知薛史是也歐史書其官略薛史則詳終於檢校司徒義成軍節度滑

濮等州觀察處置管內河隄等使丁母憂起復本鎮卒皆與碑合惟碑有起復冠軍大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并兼御史大夫駙馬都尉及贈太保則薛史亦省

孟漢瓊宋令詢歐皆無傳

歐史朱宏昭馮贇傳明宗病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宏昭及贇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爲功是時宏昭贇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宏昭贇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



敬唐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愚謂從珂之反皆為朱馮欲召漢瓊入輒易三帥故反而愍帝被弑矣漢瓊罪首禍魁也薛史有傳并載殺秦王從榮皆出其謀從榮雖當誅然漢瓊設心乘亂倖功已為可惡乃從珂纔反即單騎馳至澠池謁見自預從臣之列傾險若此歐竟不立傳以垂炯戒可乎柳開河東集門人張景編第十四卷載其仲父承昫墓志銘長興時誅秦王從榮宣徽使孟漢瓊馳傳就鄴宮召宋玉從厚仲父為有司

主牋奏告王元從都押衙宋令詢曰竊聞帝疾彌亟秦王夷戮今一單使徵王王即挺身往未為利也大 臣奸豪賡相結附但苟其身不顧于國王至孤坐宮中但名曰君天下安危未易知不如盡率府兵步騎齊發按甲徐行若必迎嗣君命禮來之我兵在衛強者繫之亂者翦之而後遵上先旨不為失耳不納王即去令詢至洛果出磁州刺史王之屬臣悉為馮贇朱宏昭輩遠之不復邇帝也後鳳翔兵起帝遇禍衛州歐不但作漢瓊傳并附見宏昭傳者亦不能帶補漢瓊數語以見其始末并宣徽使三字亦削之且



使柳承响之計行翦除權姦愍帝位固矣歐薛皆不載蓋未能按補此差可而薛史却有令訥傳敘其被擯正與柳開合又言其始終只事一君知書樂善動必由禮聞愍帝遇害大慟半日自經而卒此五代完人應入次節傳歐乃刪落隻字不存又不可解

桑維翰子孫

歐史於桑維翰其謀議刪削過甚亦不見其子而薛史甚詳維翰實一時英傑二子皆有名位并載維翰爲子讓官事王禹偁小畜集第四卷懷賢詩於維翰推許甚至末云子孫亦不振天道難致詰此謂其後

人入宋者

次節次事

歐公作王彥章畫像記褒之不遺餘力而五代史又爲特立一次節之目共只三人彥章冠之在彥章差不愧而待朱梁則過優

史建瑋與父敬思皆捐軀盡忠應入次節否亦宜在次事而歐史但入唐臣匡翰仕唐又仕晉應入雜傳乃薛史各傳而歐附建瑋傳則又亂矣卽元行欽桑維翰亦次事也而但爲唐臣晉臣立例太多則不能不亂王得中爲北漢使契丹被獲於周不以情告世



宗殺之卓然死節詳見通鑑而二史皆遺之何哉  
若黃震口抄第四十九卷謂王師範飾治以儒謀殺  
朱全忠雖不遂其忠於唐可知至全忠既帝天下而  
族之則置酒行禮少長以次就戮其與結纓之勇何  
異惟其力屈降梁歐公併辱之雜傳惜哉何不以其  
死爲守節而死邪愚謂如震言直欲以師範入死節  
矣既降梁難入死節入雜傳又實太屈總因多立名  
目又將五代打和故多不穩若如舊史之逐代各斷  
名目不繇則無此失

楊涉父子互有詳略

楊涉凝式父子歐薛互有詳略歐本尙簡而以涉入  
唐六臣傳敘其家世歷官本末一百三十字頗完  
備薛史於凝式傳附父涉但云唐末梁初再登台席  
罷相守左僕射卒只十五字凝式歐附涉傳只二十  
九字而薛史則四百餘字敘其自唐昭宗時登進士  
第授官歷事六代九姓至周世宗顯德中死甚詳張  
世南游宦紀聞第十卷載凝式事皆與薛史合紀聞  
云爲張全義留守巡官薛史作張宗奭宗奭卽梁太  
祖賜全義改名惟紀聞唐明宗時歷工禮戶三侍郎  
薛史作工戶二侍郎紀聞字景度薛無紀聞年八十



二薛云八十五爲小異凝式諫其父勿爲押傳國寶使紀聞與陶岳五代史補皆有但如凝式之爲人世南譽以節義得毋可笑

義兒不當別目

歐公旣以純乎一朝者爲梁臣唐臣晉臣漢臣周臣傳仕各朝者爲雜傳乃李嗣昭等八人別目爲義兒作一卷多立名色體例糾紛其實嗣昭等本可入唐臣傳而五代養子甚多不獨唐有何爲標異之

山東

義兒李存孝傳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孟方立爭

邢洺磁死事張源德傳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皆歸晉此山東謂太行山之東卽以河北爲山東也說已見第三十五及九十二等卷

李斥威

吳縝五代史纂誤卷中舉李存孝傳求救于幽州李斥威斥威兵至而駁之云按王鎔傳乃是李匡威作斥則非也今汲古閣正作匡歐公避宋太祖諱闕筆耳縝之駁矣予嘗購得宋板春秋緜露解洪範爲天下王采其深察名號篇云深察王號大意中有五



科皇科方科斥科黃科徃科獨斥字積疑莫釋質之  
盧學士文昭以爲匡字闕筆予爲拊掌稱快學士當  
千載下能識宋事纘生長北宋乃不知廟諱邪  
又如新唐書藩鎮傳李匡威與弟匡籌并新五代史  
梁太祖紀趙匡凝唐臣傳史匡翰職方考匡國軍匡  
義軍之類皆不闕筆此皆後人所改在當時本闕筆  
作匡久之而傳寫之誤遂變爲斥朱子注論語稱趙  
匡之字曰伯循宋人避諱本無定例

李存進互異

歐史李存進傳與薛史尤多異予得存進墓碑搨本

立於同光二年判官呂夢奇撰叅軍梁邕書并篆額  
顧寧人云今在太原縣錢大昕辨歐史存進本姓孫  
名重進當太祖卽克攻破朔州得之卽賜姓名養爲  
子碑則存進從克用破黃巢直至景福二年始賜姓  
名補右廂義兒第一院軍使上距破朔州甚遠歐史  
存進歷慈沁二州刺史碑則太祖時權知汾石二州  
莊宗時真授石州刺史再知汾州又授慈州刺史又  
權知沁州實未真授沁州刺史通鑑載存進爲天雄  
都巡按使碑則爲天雄軍都部署巡檢使又碑言存  
進字光嗣年六十八歐史失之予考薛史載賜姓名



卷之五  
之年正與碑合與通鑑不同者薛誤亦與通鑑同字  
光嗣薛史亦漏年六十八薛史作六十六要之薛史  
敘事詳明大略則與碑同

李茂貞改封秦王

雜傳李茂貞傳敘唐昭宗出居華州後加拜茂貞尙  
書令封岐王又敘至梁太祖卽位諸侯疆者相次稱  
帝獨茂貞但稱岐王云云其下文又敘至唐莊宗破  
梁茂貞稱岐王上牋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  
表稱臣莊宗以其耆老改封秦王云云以上各段皆  
有誤薛史第一百三十二卷世襲傳與歐史略同改

封作進封皆非是通鑑第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  
平元年三月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是時惟河東鳳  
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河  
東卽克用鳳翔卽茂貞淮南楊渥西川王建也又第  
二百七十三卷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進岐王爵爲  
秦王考異曰李茂貞改封秦王薛史無的確年月實  
錄同光元年十一月已稱秦王茂貞遣使賀收復自  
後皆稱秦王至二年制秦王李茂貞可封秦王豈有  
秦王封秦王之理必是至是時始自岐王封秦王也  
通鑑此二處亦皆有誤考大唐秦王重修法門寺塔



廟記薛昌序撰王仁恭正書秦王卽茂貞此碑子現藏有搨本稱碑立於天祐十九年二月天祐十九年者歲在壬午梁末帝龍德二年也據此則是時已稱秦王矣再考舊唐書昭宗本紀景福二年十一月制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守中書令進封秦王是年歲在癸丑茂貞稱秦王始於此曰進封則自此以前蓋爲岐王矣岐惟鳳翔而秦則大名故云進也若昭宗出居華州則在乾寧三年歲在丙辰歐史乃於丙辰之後方書封岐王豈不謬哉通鑑則書封岐王於天復元年歲在辛酉皆大誤也歐并於梁太祖唐莊宗

之世言茂貞稱岐王豈知茂貞封秦下距莊宗入洛歲在癸未已三十餘年矣實錄本無誤莊宗特因其舊封錫以新命非改亦非進司馬君實反以實錄爲誤而強改之以碑爲證乃得其實茂貞唐之叛臣唐不得已加之大封而逼唐愈甚屢屢稱兵犯闕如史所書罪惡轉不甚顯白矣顧氏絳以碑中秦王係茂貞所自稱尤非又天復年號止于四年三月四月卽改天祐元年今碑述前事有天復十九年二十年至壬午歲乃改稱天祐然則通鑑云梁篡後鳳翔仍稱天祐亦不確蓋惟河東淮南稱天祐而茂貞與西川



仍稱天復至壬午歲晉王李存勗未建尊號而有指  
曰滅梁之勢茂貞不敢自異故改稱之歐李彥威傳  
云晉人蜀人以爲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  
稱天復晉字乃岐字之誤萬氏斯同紀元彙考岐於  
梁篡後歷稱天祐亦誤也

韓建德政碑

歐史韓建傳敘其初起至入蜀從僖宗還長安爲潼  
關防禦使華州刺史以下頗美其政績薛史則建之  
入蜀乃田令孜啗以厚利誘之非建自欲扈從也歐  
史此下書大順元年從張濬伐晉此事薛史無之此

下歐史歷著其逆節結王行瑜李茂貞犯京師殺宰相謀廢昭宗晉兵至乃還此二年事又書乾寧三年  
請昭宗幸華遂以兵劫昭宗殺親將李筠逐散衛兵  
又圍十六宅殺諸王昭宗無如何爲建立德政碑以  
慰安之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封建潁川郡王建辭  
乃封許國公云云薛史載建政績頗與歐同又云俄  
遷華商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平章事而不言立碑事  
餘則略與歐同歐史失書節度使及太尉固非是而  
昭宗爲建立德政碑其文司空圖誤載一鳴集第六  
卷係乾寧元年歐書於三年殺諸王下尤誤也文中



稱華商節度使太尉潁川郡王而題則云華帥許國公者讓王封受公爵故也敘其封王事則言本郡王者建許州長社人潁川則本郡也敘讓封事則言誠在求能形於崇讓自加相印太保及今封拜瀝懇數十上則是時又加太保而歐薛皆遺之文約二千三百字諛詞夸飾極盡褒揚若其時昭宗已至華斷無不頌其迎奉忠勤乃隻字不及且乾寧三年建凶醜益張刻刻欲謀廢君弑君見金張建撰濟安侯廟碑予亦藏有拓本但力未至耳豈徒立碑所能慰安乎則歐書於三年誠誤矣封王公乃元年事歐薛書於光化元年又皆大誤

矣建之悖逆罪不勝誅司空圖卓行傳中人乃如此獻媚但乾寧元年建惡尙未彰露則圖猶可恕倘作於三年豈得為有人心者乎張濬敗歸狼狽逃竄僅以身免碑乃云擒戮五六千衆收奪堡寨七所真堪一笑厥後建父子同時為亂軍所殺薛史頗詳讀史者至此稍快意歐乃刪去其子見殺事何哉

盧光稠等傳

第四十一卷盧光稠等傳皆薛氏舊史所闕而歐補之者

朱宣誘汴亾卒



朱宣傳敘宣救梁太祖破秦宗權後太祖欲并吞諸鎮卽馳檄言宣誘其軍卒以東因攻滅之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以德爲怨而反噬之者也薛史則竟實敘宣誘汴卒以爲果有其事薛史不如歐史遠甚薛史稱梁爲我又爲王師皆本梁實錄故多曲筆

歐史於此事先見梁本紀云朱宣朱瑾兵助汴已破宗權東歸王移檄兗鄆誣其誘汴亾卒以東乃發兵攻之尤爲明顯

惕隱

雜王晏球傳王都反契丹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惕隱典族屬官見遼史第一百十六卷國語解此事見附錄契丹傳而彼作惕隱赫邈赫邈其名而晏球傳屢單稱惕隱似誤認爲人名

王殷冤歿

歐史王殷傳爲天雄節度使廣順三年九月求入爲壽太祖懼其疑也止之明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冬殷來朝時太祖臥疾疑殷有異志力疾御滋德殿殷入卽命執之已而殺之曰明年則四年也攷通鑑二百九十一卷廣順三年十二月丁未朔殷之見殺在



壬申月之二十六日也本紀同是月小盡明年正月丙子朔改元顯德十七日壬辰崩矣距殷歿二十日耳歐公本不誤但有事上必須加一將字無此字則下文是冬爲何年之冬乎殊混目矣通鑑力表殷之被誣冤歿極是歐公於紀傳皆未見其冤而薛史本傳更多周內文致語柳開作仲父承昫墓志云廣順高祖時仲父爲有司主兵騎外女弟劉爲留守王殷妾殷視我姻家也及禮圓正詔殷入覲殷典衛兵權勢動主深惑去就私問仲父以決其謀曰上召吾往可也不往可也不荅殷曰汝不言是吾往可也殷卽

闕高祖殺之仲父嘆曰鄴自唐莊宗後歷變叛非一生民破散今主上英武不類晉漢殷將不行必須作亂戈甲一臨城潰族滅非惟連我之家其惟動國興戎擾撓中夏殷去卽止殷不利耳吾豈以苟殷一身而反爲國害乎所以吾不荅殷以安國家也此說則恐係開欲飾仲父忠智附會爲之其實殷有何罪

兩王景崇

新五代史第五十三卷雜傳有王景崇傳歿於周隱帝時新唐書第二百二十四卷藩鎮鎮冀傳有王景崇乃王鎔之父歿於唐末中和二年同姓名非一人



馮道自敘

方氏苞望溪集書王莽傳後云馮道事四姓十君竊位於篡弑武人之朝其醜行穢言必多矣歐公無一及焉而轉載其直言美行當時士無賢愚皆喜爲稱譽至擬之於孔子是謂妙遠而不測也歐公之思深望溪之悟微洵兩得之抑諸傳無論贊者多有者少獨道傳之前先空發議論一段斷定其無廉恥歐公固豫爲癡人不識文章者地揭明宗旨不待鉅眼乃能識破又用王凝妻李氏相形見道巾幗之不如尤爲刺毒昔孔子黜鄉愿爲德之賊却不說鄉愿如何

至孟子始曲意描繪先代鄉愿口吻刺譏狂狷然後一語斷之云闔然媚于世者是鄉愿也又申說之云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孟子宛然爲道畫出小影矣要之五代之際國如傳舍君如奕棊如道之所爲者甚多只因道偏好自矜衒又浪得美名齒德位望兼優反令後世笑罵不已正如無鹽嫫母若過自韜斂亦復何與人事反欲爭妍出相搔首弄姿婢媵輩又復爲之塗澤粉黛遂令觀者作惡不可耐矣道雖智其自敘不甚愚邪



歐公謂道無恥愚謂道不知命命者不可知者也知命者以不知知之蓋善餘慶惡餘殃此儒者所據之理利必趨害必避此小人自全之術若以命言二者皆不足恃道周旋危亂卒以富貴壽考終此道之命也道竟自謂有術焉以致此此之謂不知命

或云道著長樂老自敘云余世家宗族本始平長樂二郡長樂乃標其郡望非謂長自取樂愚謂篇中誇張其顯榮貴盛雄暢快適滿紙淋漓自詡忠孝兩全結尾兩句云老而自樂何樂如之明明點出胸懷本趣彼愛道者尙欲曲爲回護豈能解其穢乎遺詩云

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其知命如此而吾以爲不知命正在此道意明明自負能行好事故有美報試問古來聖賢無端蒙難者甚多道之行好事遂能操券責報於天乎又云莫爲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嶽歸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道能於狼虎叢中取其富貴故誇張如此閱之令人嗚噓又令人嘔噦



薛史第一百二十六卷道傳獨爲一卷首尾幾四千  
字似呆鈍板重然亦詳明可喜論言道履行有古人  
之風字量得大臣之體惟歷事四朝比于女之屢嫁  
其立意精當措詞嚴冷固未嘗不妙

後李琪傳言琪在唐爲霍彥威作神道碑敘彥威在  
梁事不曰梁爲僞爲道所駁道歷事劉守光及唐晉  
漢周獨未仕朱梁宜於此明目張膽言之真覺問心  
無愧理直氣壯讀之又不禁捧腹絕倒

道有子吉

傳未綴以道有子吉一句案薛史道自敘道有六子

惟一早亾餘五子皆通顯歐公獨舉一吉似以吉爲  
有可述而及之乃又不加一語毫無收殺恐屬非體  
吉於晉天福中已貴入宋建隆四年而歿亦歷事四  
朝者可謂肖子矣其事蹟皆在五代自宜略敘幾句  
至宋史第四百三十九卷文苑傳有吉傳稱其滑稽  
佻薄無操行好彈琵琶侑酒如伶官狀而五代史補  
又言吉於周世宗御前彈琵琶世宗號其琵琶爲繞  
殿雷吉之無恥似甚於道道方且以端方厚重率其  
子豈知道卽吉之本色而吉乃道之化身家風勿替  
正所謂異曲同工者乎如吉者入之列傳却無不可



乃入文苑宋史若此等處殊爲舛謬此書無怪不慊人意

劉昫無字

歐史各傳或舉其字或無字皆無定例若劉昫宰相也既爲之傳自應有字故舊史第八十九卷昫字耀遠元戈直注貞觀政要同而歐史偏去其字不可解尤異者呂夏卿唐書直筆新例卷首第一條云漢高祖以劉季稱光武以文叔稱帝之有字尙矣唐高祖字叔德劉敬之書不載史之闕文也今新書高祖字叔德昫舊書無之然則昫字敬之又與薛史不同

吏部三銓

雜姚顛傳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尙書一人曰尙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爲相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繁而無益始詔三銓合爲一而尙書侍郎共行選事考新唐書崔瑄傳以尙書左丞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六部同在一省但分曹耳吏與兵既分東西故吏部侍郎但分東中不言西恐與兵部混也

劉岳譏馮道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五  
雜劉岳傳馮道行反顧岳譏其遺下兔園冊兔園冊  
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所誦也道大怒薛史此事在  
道傳中以為語出任贊亦不云大怒歐陽公別有所  
據也北夢瑣言第十九卷云北中邨墅多以免園冊  
教童蒙意與歐同道之厚重皆偽為之實非有大度  
能容物者岳累世為公卿譏道寒鄙切中其陋態一  
時不能忍遂露本相不覺大怒歐是

書儀

雜劉岳傳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  
常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唐明宗詔岳增損其書

公卿家頗遵用之案古為書儀者甚多若唐瑾鮑行  
卿裴矩諸家見舊唐書經籍志今諸家與岳書皆亾  
司馬溫公書儀正是吉凶書疏家人之禮疑以岳為  
藍本

中華古今注

歐史馬縞傳因縞稱知禮為禮官摭一時集議典制  
事盡入之幾八百字薛史殘闕僅存約二百字今有  
中華古今注三卷載吳瑄古今逸史所言多典禮題  
曰太學博士馬縞集而歐薛二史皆未之及



輿斐取諸家其舊習舊辭志今諸家與舊書皆公  
公輿來取錄用之案古為書錄皆其後得與舊書

十七史高權卷九十六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五代史四

五代土地梁最小唐最大

五代土地梁為最小晉漢差大周又大而唐為最大  
梁只有一片中原四邊皆屬他人北有燕晉西有岐  
與蜀東有吳與吳越及閩南有荆南與楚及南漢故  
為最小唐起鴈門鎮河東至莊宗既滅燕劉守光天  
祐十二年取魏博據魏臨河以為攻取計自後遂盡  
取梁河北地然後滅梁又并吞岐與蜀雖後蜀復起



而地尚最大晉漢承之山後十六州入於遼故又小周則河東雖為北漢割據世宗屢與漢遼戰河北山前州郡恢廓者多而南唐江北淮南盡為所取故小於唐而大於晉漢也觀歐職方考自明此考雖簡略然提綱挈領洗蒼刷目此則歐公筆力非薛史所能及

### 梁晉爭澤潞

梁晉之爭也河北諸鎮忽梁忽晉殊難考矣即以澤潞軍名昭義晉改安義梁又改言之此鎮梁晉所必爭據歐史唐紀晉王李克用於中和三年初破黃巢

為河東節度即攻昭義孟方立取澤潞二州大順中梁將葛從周取潞言潞則澤歸梁可知光化二年克用將李嗣昭又取澤潞天復元年梁將氏叔琮又取澤潞天祐初克用子存勗曰今天下勢歸梁者十七八趙今真定府魏今大名府中山今定州莫不聽命自河以北無為梁患者所憚惟我與燕劉仁恭云云時晉又攻取潞遂以李嗣昭為節度則此軍長為晉有矣克用卒之年梁人復攻潞而莊宗於新喪中又破梁軍於上黨置酒三垂岡囊矢告廟則澤潞長屬晉矣故歐史於天祐十八年臚列諸節度勸王即帝位中有昭義



也同光元年四月書即帝位而下文八月又書梁人克澤州守將裴約歿之徐無黨云唐末澤潞皆屬晉梁初已得澤州至此又屬晉而梁克之中間不見晉得澤州年月蓋舊史闕不書愚謂上卷歐史具書梁晉澤潞得失無黨乃爲此言其憤憤幾如不辨菽麥者乃覩顏注史乎歐史於此下書十月壬申如鄆州襲梁已卯即滅梁矣用八日滅梁迅速如此蓋自滑衛渡河此自北而南直取之自鄆襲梁繞東而行曲取之也梁有澤潞約兩月耳是年春爲晉之天祐二十年稱帝改元在是年四月滅梁在十月而梁人之

誓有澤潞即在是年之八九月間考是年歲在癸未即梁龍德三年薛史於三月言潞州留後李繼韜叛降梁莊宗謂李嗣源曰昭義阻命梁將董璋攻迫澤州梁志在澤潞云云而通鑑目錄第二十七卷梁均王紀於龍德三年言晉李繼韜以潞州來附裴約據澤州不從遣董璋攻之又云帝召王彥章助董璋攻澤州璋拔澤州殺裴約通鑑第二百七十二卷唐莊宗紀於同光元年春載李繼韜受晉命爲安義即昭義留後而欲自託於梁使弟繼遠詣大梁請以澤潞爲梁臣梁夏安義軍曰匡義以繼韜爲節度使安義舊



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眾曰余事故使二紀胡三省曰故使

繼嗣父見其志滅仇讐捐館未葬郎君遽背其親吾

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以董璋為澤州刺史將兵

攻之又於秋七月後載裴約遣使告急於帝帝曰吾

兄生此梟獍胡三省曰李嗣昭於帝為兄裴約能知逆順顧李紹

斌曰澤州彈丸地朕無所用胡三省曰自并潞窺懷

東平取大梁故云然胡注此條甚妙卿為我取裴約

以來八月壬申紹斌將甲士五千救之未至城已陷

約歿此下書十月辛未朔又書壬申帝自楊劉濟河

至鄆州已卯滅梁與歐紀略同考目錄是年八月壬

申朔十月辛未朔俱合則八九兩月一月大一月小

裴約之歿必在八月初而莊宗入汴梁主見殺在十

月八日則梁人之有澤潞只兩月可知周廣順二年

澤州龍泉禪院碑言其先主僧愨公以天祐十九年

示寂顧寧人遂謂此地本屬梁碑乃追削梁號而稱

天祐案薛史梁末帝紀貞明二年云是歲河北諸州

悉入於晉此年乃晉稱天祐十三年此時河北已悉

入晉況十九年乎却因明年天祐二十年即同光元

年正當滅梁之歲而梁人反有誓取澤潞一事寧人

記憶不審誤以為十九年遂率爾有此論其實碑文



據實以書非追削梁號也寧人考古本極精核此乃偶失之

職方考中有表

歐公改志作者而職方考每行分六格橫列之即表也第一行第一格書州字下五格書五代名第二行以下第一格皆州名下五格每代有者書有無者空始置者書有而小字注某帝置為都者書都在他國者書他國名本有而後入他國者先書有而又書他國名先有而後廢者先書有而小字注罷軍罷州存者注罷軍都罷者注罷都軍名改易者有字下注軍

名梁之州多有先書有又書唐者若澤潞直書唐不曰有以其有之甚暫不足以為有也觀此益見顧寧人之誤

通鑑同光元年四月即帝位下云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通鑑此文采自薛史胡三省注云十三節度天雄成德義武橫海盧龍大同振武鴈門河東護國晉絳安國昭義五十州魏博貝瀆相鄆洺磁鎮冀深趙易祁定滄景德瀛莫幽涿檀薊順營平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忻代嵐石憲麟府并汾慈隰澤潞沁遼凡五十州而昭義領澤潞二州已附於梁止有



十二節度四十八州耳胡雖云云其實此時潞州雖附梁澤州仍爲唐守

職方與馬令合與戚光異

陸游南唐書後附戚光音釋列州軍之名自注凡三十八數之止三十七此或傳寫之誤就其三十七州軍中有一處但作空格勿注一攝字不可解餘三十六州軍則似的然者馬令南唐書第三十卷建國譜列州凡三十五數其下文所列之州其目相符今以二者校之除兩處皆有之三十三州不論外戚有而馬無者一雒州二通州三雄遠軍四南州攷馬令譜

彰州注云保大三年取改爲南州俄復舊戚於南下夾注多作空格中有漳名云云蓋馬譜漳字傳寫訛爲彰耳歐陽氏五代史職方考亦作漳也此卽今福建漳州府既是暫改俄復何得言南不言漳戚光謬甚然則此州兩處實皆有以上凡三十四州此外所謂雄州者據戚謂割揚之六合天長置此必暫置俄併者故馬譜不取戚列入亦非通州亦不宜列入戚誤甚說詳後其雄遠軍據戚于昇州注謂以當塗置此軍乃昇州所屬何必另列戚亦誤若然馬所有之三十五州戚尙少一則歙州也此州職方亦有不應



咸獨無空格注攝字者必卽歙州也因音近而誤再以職方校馬譜三十五州竝同南唐州數以歐馬爲是咸光不可用

南唐本無通州

歐史職方考於吳南唐所有各州濠州之後列通州其下於梁唐晉漢四格皆空于周則書一有字又注云世宗置其橫格之後繼以直行則云通州本海陵之東境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爲靜海軍後置通州分其地置靜海海門二縣爲屬而治靜海攷輿表第三卷揚州府通州下云南唐于海陵

縣鹽亭場置靜海都鎮周升爲靜海軍尋改爲通州置靜海縣爲州治略與歐考同蓋自顯德五年以後茲地已爲周有方置州其前本無州歐史不誤也陸游南唐書後附咸光音釋列南唐州軍之名中有通注云靜海軍則直以周宋之州入之南唐州數中此則咸光之誤矣

八十陌錢

薛史食貨志唐同光二年度支請勝示府州縣鎮軍民商旅凡有買賣並須使八十陌錢按短陌之制顧寧人曰知錄此書今載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第十一卷攷得自晉已



有之并歷引抱朴子梁書隋書舊唐書沈括筆談宋史金史以證梁武帝唐憲宗穆宗昭宗哀帝五代後漢隱帝宋太宗金世宗各朝短陌事甚詳明獨無後唐莊宗同光中事容齋三筆第四卷云用錢爲幣本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賈浸以姦詐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爲百唐之盛際純用足錢天祐中以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五爲百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

王章爲三司使復減三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於四十八錢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爲百自是以來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此段亦首尾完備獨無同光事然則不但寧人未見薛史容齋亦未見也且寧人說正與容齋同而不著容齋名豈此爲暗合邪容齋以自破爲句寧人乃讀作自破嶺以東以寧人之精核決不舛訛至此豈傳寫偶誤邪

附論趙宋官制



薛史職官志不載往代之制直從五代敘起并五代亦簡略甚絕不臚列其制因五代皆沿唐制故惟有釐革升降者始志之其與唐同者並略去敘首已自言之予前論歷代官制亦詳矣書止於五代而趙宋官制雖承五季其間委曲則更有難明者如宰相大抵類唐而宋則又以樞密參知爲執政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分掌內外制在唐已然宋則遂目爲兩制而又以大學士至待制爲侍從也其次臺諫其次庶寮姑勿論若外官則宋與唐大有別藩鎮之權既奪防禦團練採訪觀察等使亦改大約統率所部者有

帥漕倉憲諸官帥則諸路安撫使漕則諸路轉運使憲則諸路提刑按察使倉則提舉常平倉謂之倉司唐節度多兼觀察及度支營田招討經略等使宋則監司各有建臺之所每司專有長官專有椽佐而號令之行于統屬者較唐爲煩其餘州縣官亦姑勿論若其結銜又有異於唐者趙宋人官制不但所授之階勳爵邑皆爲虛名柳開作仲父贈大理評事略不之書因其爲紙上空文柳公墓志云有階勳爵邑賤者往往得之不足書故也即其身所居之官亦但居此官而不任以此官之事特使之食其祿而已故謂之寄祿官其所辦之事別有一官謂之差遣蓋



在唐季及五代則分爲官與正官者是也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七

東吳王鳴盛述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七

新舊五代史五

南唐諸臣見騎省集

薛史僭偽傳但略載僞主事其臣多無傳不如歐史稍詳備如南唐主李景世家敘陳覺等矯命發兵攻閩潰歸覺與馮延巳馮延魯魏岑查文徽號五鬼時景怒而延巳方爲宰相宋齊丘自九華召爲太傅爲稍解之乃流覺蘄州延魯舒州韓熙載上書切諫請誅覺等齊丘惡之貶熙載和州司馬御史中丞江文



蔚劾奏延已岑亂政與覺等同罪而不見貶黜景怒  
 貶文蔚江州司士參軍攻鈔本徐鉉騎省文集宋天禧中  
胡克順編第十六卷熙載墓志銘載此事但云為權要所  
 嫉罷職丞相宋公朝之元老勢逼地高公廷奏黨與  
 貶和州司事參軍不明言其事亦不備列其人鉉與  
 諸人同朝故稍諱之唐六典諸州司馬與司士參軍  
 各自一官則當以墓志為是其第十五卷文蔚墓志  
 銘但言拜御史中丞矯枉時事無所顧憚坐廷劾宰  
 相貶江州司士參軍并宋公亦沒而不言歐史又載  
 契丹遣使來聘以兵部尚書賈潭報聘周世宗來伐

泰州刺史方訥棄城走此二人者俱見騎省集十五  
 卷潭墓志載出使事訥墓志云拜泰州刺史強敵深  
 侵東京失守州兵盡出人心大搖士庶老幼盡室南  
 渡公自歸闕下坐是除名亦回護語

伐閩之役

祕笈續南鄭文寶南唐近事云宋齊王坐黨陳覺餓  
 死于青陽說海陳彭年江南別錄云馮延魯欲以功  
 名圖重位乃興建州之役陳覺為招討使既下建州  
 矯制進圍福州元宗令王崇文為統帥馮延魯亦往  
 諸將爭功自相違貳錢唐以兵來救我師不戰而潰



歐史無齊王餓灰事又興伐閩之役者乃查文徽非  
延魯招討使乃王崇文而延魯魏岑陳覺則監軍使  
也與文寶彭年二書小異恐當從歐

蜀檇杙

宋尙書屯田員外郎黃松子張唐英汝功蜀檇杙二  
卷自序云凡五代史所載者皆略而不書陸昭廻跋  
云得見此書係英宗治平四年歐史熙寧五年始出  
亦但藏中祕未行人間則此序所稱乃薛史也然歐  
史蜀世家與薛多同而較詳詳觀檇杙所書凡薛史  
所載者亦多有之與自序不相應

蜀檇杙但言孟知祥爲衙吏

薛史云孟知祥伯父方立爲邢洺節度使從父遷爲  
澤潞節度使歐史則但追敘其叔父遷據邢洺磁爲  
晉所虜以守澤潞梁攻晉遷降梁攷新唐書方立傳  
附從弟遷事與薛歐略同彼但言爲晉虜而不及其  
降梁者事入五代故不及非有異也張唐英蜀檇杙  
下卷敘知祥初起甚詳并及其符瑞異徵然但言爲  
郡衙吏而已絕不云其先有顯貴者豈此卽所謂五  
代史所載皆略而不書者邪

南漢事歐詳薛略



僭偽諸國皆歐詳薛略蓋薛據實錄實錄所無不復  
 按采增補歐則勿采小說以益之南漢世家載劉鋹  
 信任閩人龔澄樞澄樞託左道蠱銀亂政致亾其事  
 甚備而薛史皆不及廣東廣州光孝寺見存二鐵塔  
 各有題記予得其拓本其一云玉清宮使德陵使龍  
 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龔澄樞同  
 女弟子鄧氏三十二娘以大寶六年歲次癸亥五月  
 壬子朔十七日戊辰鑄造永充供養其一云大漢皇  
 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用烏金鑄造千佛寶塔壹所  
 七層并相輪蓮花座高二丈二尺以乾德節設齋慶

讚後列僧名其銜皆金紫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歐公  
 但書宦者龔澄樞而已其官銜亦不能詳吳任臣十  
 國春秋始具書之蓋取之塔記德陵者南漢開國之  
 主劉隱陵名乾德是蜀王衍及宋太祖紀年而此以  
 名節揣之必鋹生日其臣為立美名可以補歐薛二  
 史之闕

馬殷事互異

馬殷歐薛史皆云鄆陵人通鑑云扶溝人而宋儒林  
 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桂州修仁令周羽冲謨三楚  
 新錄分三卷一卷馬殷二卷周行逢三卷高則云上  
季興也明上海陸焯刻入說海備記門



蔡人此輩起於亂兵本無一定鄉貫如王建少爲賊  
號賊王八而歐云許州舞陽人薛云陳州項城人蜀  
檇杙云潁川鄆城人亦其類也但新錄敘事與正史  
互異者過半斷不可信初從叛將孫儒後從劉建峯  
爲先鋒歐薛同而新錄云隨渠帥何氏有姓無名其  
妄可知歐史言梁太祖拜殷中書令封楚王而薛史  
則云貞明中方至此官爵未知孰是歐史殷以廖光  
圖爲學士新錄則言嶺外廖光圖自韶陽來奔殷以  
爲永州刺史光圖陳南越可取狀因使李勳擊拔桂  
管十八城劉龔懼而乞盟此等歐薛皆無之無以辨

其真僞又殷之謀臣高郁歐云高季昌用反間殷次  
子希聲殺之而新錄及五代史補以爲殷子希範使  
唐得莊宗之間歸而殺郁皆未知孰是若歐史言殷  
子十餘人殷夢希聲立希聲夢希範立希範夢希廣  
立希萼縊殺希廣而自立希崇又廢希萼而自立彭  
師鬲別奉希萼爲衡山王乃爲李景所滅此分明可  
據而新錄則云殷夢希範立希萼爲廖仁勇所奉非  
師鬲恐皆虛妄  
周行逢事歐薛多合而新錄與二史皆多不合恐不  
可信未暇詳及



錢鏐先世

歐史吳越世家篇首但云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絕不及其先世蓋其出本微而吳越備史第一卷以鏐為唐武德中陪葬功臣潭州大都督巢國公九隴八代孫又歷敘其曾祖沛唐宣州旌德縣令父寬威勝軍節度推官職方郎中守太府少卿備史乃武勝軍節度使書記范垶巡官林禹同誤宋史藝文志云吳越錢儼託名范垶始不可信薛史第一百三十三卷世襲列傳篇首亦不言鏐祖父而敘至鏐貴後父寬自言家世田漁為事未嘗貴達見鏐車徒雄盛走竄避之則知備

史之証

董昌歿狀三處不同

歐史錢鏐世家鏐將顧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其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常為大將今何面復見之乎左右相對泣下因瞋目大呼投水歿新唐書逆臣傳則云全武執昌還及西江斬之投尸於江傳首京師薛史世襲錢鏐傳則云乾寧四年鏐率浙西將士破越州擒昌以獻昌歿狀三處各自不同

天福當為天復



歐史錢鏐世家昭宗天福二年封鏐越王按天福石  
晉年號此當爲天復十國年譜於丁卯年梁開平元  
年第四格書蜀王建所稱之號亦誤以天復爲天福  
此皆因音近而誤

客勸鏐拒梁

梁太祖卽位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  
拒梁命者鏐不從遂受之按溫篡唐羅隱勸鏐舉兵  
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  
臂事賊鏐以隱不遇于唐有怨心其言雖不能用心  
甚義之所謂客者乃隱也歐公何爲沒其名偶看明

詩有刺隱者云憔悴感恩依尙父可憐尙父事朱溫  
尤謬

錢鏐加官

歐史唐昭宗加鏐檢校太尉中書令梁太祖開平二  
年加鏐守中書令由檢校而進守也歐所書開平二  
年以前鏐所加官如此薛史則云鏐於唐昭宗朝位  
至太師食邑二萬戶位太師則非太尉而食邑歐略  
去鏐換開平二年墻隍廟碑結銜云啟聖匡運同德  
功臣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侍中  
兼中書令吳越王鏐正作太師與薛合功臣名侍中



則二史鏐傳皆無而薛史却於末帝紀貞明三年別見鏐功臣名正與碑同

三節

歐錢鏐世家開平四年鏐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三節者鏐在唐已領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入梁又兼淮南也吳越備史作玉節此不讀書人妄以意改

錢俶入朝

太平興國三年錢俶來朝舉族歸于京師俶納土實以二年三年傳寫誤宋敏求春明退朝錄載百川學海卷

下云江南平尚父錢忠懿王請入覲太祖詔趣其還後二年舉版籍納王府亦謂二年也至若錢世昭錢氏私誌載說海云先文僖為西京留守歐文忠在幕下親一妓公屢微諷之翻以為怨後修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如世昭之妄誕豈可信哉

楊怵王恁

洪邁容齋三筆云劉道原十國紀年載楊行密父名怵王審知德政碑載其父名恁見蛾術編說碑二字雖出說文卷十下部流俗不知只作俚鄙用此輩起羣盜微賤故名如此歐薛五代史行密傳不載其



父名審知傳載之不盡一

王審知事蹟

歐公閩王審知世家其先世爲農薛史同而新唐書  
審知兄潮傳則云五代祖華爲光州固始令因家焉  
唐天祐中所立審知德政碑銀青光祿大夫行尙書  
禮部侍郎于兢撰亦云以太祖就祿光州因家于是  
審知起羣盜安得出仕籍碑飾詞新唐妄采泉州刺  
史廖彥若貪暴州人禮請潮因攻殺彥若觀察使陳  
巖表潮泉州刺史巖卒其婿范暉稱留後潮又遣審  
知攻破福州殺暉歐史薛史與新唐略同其紀載雖

尙得實而所云彥若貪暴州人來迎亦後來文士歸  
閩者代爲緣飾宋歐薛誤據之果爾則潮殺彥若爲  
民除害碑當誇美乃諱而不言直言潮譽藹鄉曲巖  
遣人禮請署爲州牧豈可信乎潮兄弟作賊專以剽  
奪爲事旣得泉又攻福且巖有德於潮巖歿婿代不  
俟朝命唐季藩方大小皆然無足多怪潮等又攻殺  
據有之乃碑於此又言巖病不能視事軍士等懼無  
統御皆願有所依從潮遂以泉郡委仲弟審邽而與  
審知偕赴詔授潮節度使則於攻殺暉亦諱之而直  
以爲軍士樂推其誕明矣潮歿審知代立據碑在唐



已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歐史則云梁太祖加拜審  
知中書令乃五代會要於使相一門直至梁末帝及  
唐莊宗方有審知而於梁太祖時則不書此會要之  
漏也碑又云佛齊國雖同臨照靡襲冠裳公示以中  
孚致其內附卽史所謂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是也孫  
光憲北夢瑣言云王審知患海畔石碇爲舟楫之梗  
夜夢吳安王伍子胥許以開導乃命判官劉山甫躬  
往祈祭三奠纔畢風雷勃興山甫憑高見海中有黃  
物可長千百丈奮躍攻擊凡三日晴霽見石港通暢  
便于泛涉於時錄奏賜名甘棠港此事碑亦載之與

歐史所述竝合而孫氏尤詳又此碑立于天祐三年  
閏十二月而舊唐哀帝紀天祐三年閏十二月己酉  
朔福建百姓僧道詣闕請爲節度使王審知立德政  
碑從之與舊唐正合碑又言節度都押衙程贊列狀  
上請刊勒考歐史後有朱文進作亂據福州以程贊  
守漳州爲州人所殺卽此人也

王曦偽號

歐史延義審知少子更名曦改元永隆六年見殺諡  
曰景宗薛史略同曦嘗造塔九層於城南旣成名曰  
崇妙保聖堅牢塔命其臣中散大夫守中書令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林同穎撰記右街神光寺文章應制  
宏慈大師賜紫僧无逸書神光寺長講兩經三論大  
德賜紫僧文於篆額記中稱興工於永隆三年歲次  
辛丑十一月曦之僭帝位卽是年六月也中散大夫  
正五品上階乃守中書令官與階不相應如此其末  
一行云睿明文廣武聖光德隆道大孝皇帝王曦旣  
稱帝乃直書姓名亦可笑此殆初卽僞位卽上此尊  
號而歐薛史皆不載塔記與審知德政兩碑從來談  
吏部超然得之  
著錄自子始

### 高氏事刪削不全

三楚新錄所紀載惟高氏一家與歐史無甚牴牾但  
說海刻非足本而刪削又未當如季興卒子從誨立  
從誨卒子保融立保融卒弟保勗立保勗卒保融之  
子繼冲立歸宋國除新錄乃於從誨之後卽次以繼  
冲事殘闕顯然

### 康延澤論降高繼冲

歐南平世家保融卒弟保勗立保勗卒保融之子繼  
冲立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  
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約  
以兵過城外繼冲大將李景威請嚴兵以待之判官



孫光憲勸繼沖去斥埃封府庫以待繼沖以爲然景  
威扼吭而歿延釗軍至繼沖出逆于郊而前鋒遽入  
其城繼沖亟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大懼卽詣延  
釗納牌印太祖優詔復命繼沖爲節度使乾德元年  
有事于南郊繼沖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  
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于京師考王禹偁小畜集  
第二十八卷康延澤神道碑云我太祖開國以荆湘  
未下詔宣徽南院使李處筠襄帥慕容延釗南討公  
實從焉時江陵高保融歿其子繼沖權領軍府因命  
公齋璽書乘驛騎以弔撫且觀便宜二帥留襄陽以

待公宣諭而回盡得機事前導師旅長驅而南平定  
荆湘易於拾芥尋轉染院使監護荆南軍賞功也乾  
德中受代歸朝案此事見宋史二百五十一延釗傳  
二百五十五延澤傳二百五十七處耘傳延澤傳與  
碑正同略去保勗以繼沖卽嗣保融者此省文延澤  
傳亦然蓋延澤傳卽采碑文而世家不敘此事亦略  
之耳耘作筠則傳寫誤乃宋史於處耘傳又以使高  
氏者爲盧懷忠假道者爲丁德裕此史自相矛盾者  
最多此亦其一端延澤監荆南軍至乾德中方代歸  
則以建隆四年繼沖雖納牌印宋太祖仍命爲節度



故也此正與世家合

北漢劉氏歐詳薛略

薛史能敘降王終事歐無然北漢劉氏事則歐史為詳而薛史反略不但因薛史成時劉氏未亾之故也即其敘劉崇不過六七百字歐史則一千五百餘字詳略已懸殊至崇子承鈞及承鈞之養子繼恩繼元相繼襲位而薛史承鈞只一句繼恩繼元并其名不見歐史則敘至一千八九百字詳略相去甚遠且薛史成於開寶七年繼元在位已七年而竟不書薛居正但就史官已錄者抄撮成書其餘槩不添補嘆史

裁愜人意者千古罕見

劉崇漢祖母弟

劉崇歐云漢高祖母弟

通鑑二百九十卷胡三省注同

薛云從弟恐

當從歐

劉氏建號

歐史世家云劉旻

崇改名

僭號仍稱乾祐

漢隱帝號

不改元

承鈞立始改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又云繼元立改元曰廣運歐公作文主於簡嚴故語意似涉牽混使讀者乍觀之似承鈞繼元初立即改元者其年譜則旻之仍稱乾祐自四年始是年歲次辛亥即周太祖廣順元年



至乾祐七年旻歿承鈞立是年歲次甲寅即周世宗顯德元年

承鈞仍稱乾祐至丁巳歲承鈞始改乾祐十年為天

會元年即顯德四年年譜終於天會三年是年歲次己未

即顯德六年周恭帝即位之年明年禪宋至天會十二年戊辰歲即宋太祖開寶

元年承鈞歿繼元立亦不改元仍稱天會至甲戌歲即開寶七

年寶七繼元始改天會十八年為廣運元年廣運六年

是年歲次己卯即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繼元亾而年譜皆不書

者因天會四年已入宋故也以上所推據通鑑考異所采劉恕道原說世

家中不書承鈞繼元立不改元仍稱乾祐天會但渾

而言之達心則其言略而年譜固無誤也乃薛史周

世宗紀及僭偽列傳皆言旻歿於顯德二年乙卯十

一月薛史誤矣通鑑第二百九十二卷周世宗顯德

元年十一月北漢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尋殂又

二百九十三卷顯德四年正月己丑朔北漢大赦改

元天會皆與歐合考異載劉道原說駁薛史為非又

言劉氏有國全無紀錄惟其舊臣中書舍人直翰林

院王保衡歸朝後所纂晉陽偽署見聞要錄云甲寅

春南伐敗歸夏周師攻圍旻積憂勞成心病是冬卒

鈞即位丁巳年正月旦改乾祐十年為天會元年右

諫議大夫楊夢申奉勅撰大漢都統進封定王劉繼



顯神道碑云天會十二年今皇帝踐祚之初年也十七年繼顯卒末題廣運元年歲次甲戌五月丙午朔道原以此為據推其歷年自屬的確之至道原史學之精於此可見而薛史之誤明矣遼史穆宗紀應歷五年十一月漢主崇廼應歷五年即顯德二年遼史亦誤予又得天龍寺千佛樓碑拓本繼元之臣行尙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李暉撰末題廣運二年歲次乙亥八月庚子朔二十一日則立碑時也顧寧人作開運二年開運係晉出帝年號寧人誤石本甚明碑乃當時所立本國之臣所撰鑿鑿可信豈敵國傳聞之比萬季野先

生斯同補歷代史表與道原及碑皆符先生史學精絕

元陳子經經通鑑續編第三卷明薛方山應旂甲子會

紀第三卷皆以繼元初立即改元誤不待言而季野

紀元彙考乃與陳薛同一人之作如出二手是可疑

也朱竹垞彝尊據碑譏歐公書繼元之改元未得其詳

若歐果誤認則世譜書承鈞之改元未嘗誤何以世

家文法與繼元同歐不誤竹垞誤耳

侯霸榮殺繼恩

歐世家云承鈞卒養子繼恩立臥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殺之郭無為遣人入殺霸榮



初承鈞語無為繼恩非濟世才無為不對繼恩怨無為不助已及立欲逐之未果霸榮之亂人謂無為之謀霸榮灰口滅無知者無為迎繼元而立之千佛碑云及皇帝踐祚加太師行太原尹尋領侍衛親軍事未幾值倉卒之變震駭非常上獨執雄斷入平內難時戊辰歲秋九月朔此皇帝指繼恩繼恩之弑繼元為主無為謀之霸榮特揮刃者繹碑詞情事如見欲蓋彌彰其後無為又為繼元所殺

嬖者范超

歐世家又云繼元為人忍殺旻子十餘人無遺類又

遣嬖者范超殺承鈞妻郭氏其主弑繼恩無疑而超但云嬖者不書其官千佛碑則云壬申十二月冶鑄千佛詔宣徽北院使永清軍節度使檢校太保范超監修宋史四百八十二卷北漢世家云宋太宗征北漢繼元宣徽使范超來降攻城者以超為出戰禽而戮之繼元斬超妻子投其首城外是也子得山西諸道常熟蔣果所贈

後事具皇家日歷

薛史第一百三十四卷僭偽列傳於南唐李景以宋建隆二年疾卒其子煜襲偽位又第一百三十五卷



十一  
十七  
史  
卷九  
七  
僭偽列傳於宋開寶四年滅南漢俘劉鋹至京又於  
東漢劉崇以周顯德二年病歿其子承鈞襲偽位之  
下皆云後事具皇家日歷劉崇傳贊云今元惡雖斃  
遺孽尙存勢滅民殘不亾何待則以此書作於開寶  
六年時煜尙在位鋹尙存承鈞之養子繼元亦尙在  
位故也第一百三十三卷世襲列傳吳越錢氏亦如  
此若宋乾德三年滅後蜀俘孟昶至京而昶卽於是  
秋卒則於其傳中詳書其卒及年若干以爲結束然  
後再加其後具皇家日歷云云蓋每敘一降王雖事  
入後代不可不見其卒也歐陽子作史時距諸國降

滅已百餘年而於李煜劉鋹錢俶輩皆但云事具國  
史不見下落性樂簡淨總不屑詳敘首尾後之讀者  
稍覺未慊然薛雖有敘降王卒年其各國事蹟却疏  
漏之至反不如歐史之詳若宋史自第四百七十八  
卷以下亦有南唐等世家但從李煜輩敘起而略追  
敘其先則又深得之

吳越改元

歐史十國世家年譜敘首云聞故老謂吳越亦嘗稱  
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  
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范垫



等備史固無年號而明錢肅澗刻備史跋其後卽力辨歐史之非薛史亦云鏐命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其參佐稱臣但不改年號而已攷洪邁容齋四筆第五卷駁歐史之疏漏援王順伯所收碑有臨安府石崖崇化寺尊勝幢係天寶四年辛未明慶寺白傘蓋陀羅尼幢係天寶五年壬申順伯考其年知非唐天寶辛未乃梁開平五年其五月改乾化壬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武肅是歲猶用唐天祐次年自建元也錢唐湖廣潤龍王廟碑錢鏐正明二年丙子建新功臣壇院碑封睦州牆下神廟勅皆正明中登聖

寺磨崖梁龍德元年辛巳錢鏐建又有龍德三年上宮詩是歲梁亾九里松觀音尊勝幢寶大二年乙酉建衢州司馬墓誌云寶大二年八月歿順伯案乙酉乃唐莊宗同光三年其元年當在甲申蓋自壬申以後用梁紀元至後唐革命復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寶正元年丙戌十月錢鏐建是年爲明宗天成招賢寺幢云丁亥寶正二年又小昭慶金牛碼頭等九幢皆二年至五年所刻貢院前橋柱刻寶正六年辛卯造然則寶大止二年而改寶正寶正盡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然日觀菴經幢復稱長興三年八月用



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肅夢方寢疾語其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於是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此上皆王說洪申之云有天寶寶大寶正三名歐陽公但知其一耳自是歷晉漢周及本朝不復建元今猶有清泰天福開運會同係契丹年乾祐係契丹年廣順顯德石刻存者三四十順伯名厚之臨川人當紹興乾道間與洪

同時又有王象之者寧宗以後人著輿地碑錄予有鈔本所載與洪所引順伯語同予謂洪王是矣但鎮東軍墻隍廟碑係開平二年歲在武辰下有一月字而上下皆空蓋是年未改元之前所立然則溫篡唐鏐受其封號即稱臣奉其紀年觀望久之

知其未能一統乃改元自娛順伯謂溫篡後鏐猶用天祐誤也而其餘考據則博而且精秀水鍾淵映又按得舊武原志載土中所得朱府君墓志題云寶大元年歲次甲申此順伯所未見者要之天寶改於戊辰梁開平二年寶大改於甲申唐同光二年寶正改於丙戌唐天成元年歷歷可攷歐公說極確所恨寡聞范垞錢肅澗與薛史謂錢鏐未嘗改元則大誤矣外懼誅討尊奉中朝實則白帝一方以愚其民乃掩耳盜鈴之計

歐公惟舉寶正通鑑及目錄亦然而考異則歷引闡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一  
自若唐末汎聞錄紀年通譜余公綽閩王事迹林仁志閩王啟運圖以證之至玉海則於天寶寶大寶正外又載廣初一號此號則不知吳越何王何年之所改

洪言晉漢周及宋吳越不復改元今蘇州虎丘千人石畔有大佛頂隋羅尼石幢一座四面刻之高約二丈餘末題下元甲子顯德五載龍集戊午日躔南斗高陽許氏建此吳越忠懿王錢俶時所立可見其時不改元予少與妹婿錢大昕同遊訪得此幢及老先後歸田子徙家洞涇距虎丘三里時往摩挲妹婿來

又同觀焉八九百年中著錄自吾兩人始每嘆金石之有關史學惜同嗜者寡也

### 白貂

附錄契丹耶律德光脫白貂裘以衣晉高祖白貂俗呼銀鼠

### 趙德鈞延壽父子

薛史第九十八卷以趙德鈞延壽父子入晉書爲列傳而歐史但入之契丹附錄不爲傳者以其歿于契丹也



十七史商榷

卷九十七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七

寬政戊午



